

# 觀 察

·元千四售份每· 刊創日一月九年五十三 ·版出六期星逢·

六版

期 二 第



卷 一 第

專 論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聯防線

伍啓元  
潘光巨

張印堂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二)

張東蓀

科學叢談

從對比到統一

高覺敷

觀 察 通 信

山雲多幻變·柳暗花不明

(南京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赫契生·穆懿爾·鄒秉文·沈

宗瀚的中國農業觀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錢昌照的擔負

(北平通信)

本刊特約記者

文學·藝術·戲劇·音樂

論排場戲

陳瘦竹

尾 頁

中大回到了南京  
廬山轎車·陶知行遺事  
陳之邁函·潘光巨函

· 撰 稿 人 ·

蕭 龍 戴 戴 錢 錢 錢 劉 潘 趙 葉 楊 楊 傅 傅 馮 馮 郭 管 張 張 張 張 陳 陳 陳 許 高 孫 柳 胡 宗 周 李 李 吳 沈 呂 伍 王 卜  
公 德 世 覺 端 清 邦 維 超 海 西 華 希 有 移 東 沅 實 炎 瘦 友 德 覺 克 無 白 子 廣 純 恩 有 啓 迅 之  
權 培 光 民 升 廉 彥 蔣 宗 孟 經 通 雷 孟 至 守 今 蘇 長 秋 德 竹 松 蔚 數 寬 忌 適 華 亞 田 青 裕 乾 復 元 中 琳

顧 蕭 戴 戴 錢 錢 錢 劉 潘 趙 葉 楊 楊 傅 傅 馮 馮 郭 管 張 張 張 張 陳 陳 陳 許 高 孫 柳 胡 宗 周 李 李 吳 沈 呂 伍 王 王  
劍 鐘 文 鐘 歌 能 大 光 家 公 人 斯 昭 友 新 正 德 忠 印 維 衡 之 君 寅 先 萊 東 學 浩 澤 世 永 鴻 麟 芸  
翠 乾 齡 賽 書 川 欣 杰 且 璧 超 便 剛 年 掄 蘭 以 銘 昌 斌 堂 馮 俊 哲 萬 遠 初 盈 驢 林 郊 浚 培 霖 昌 信 萬 雲 生

· 撰 稿 人 ·

# 通惠實業銀行

利 息 優 厚  
服 務 週 到  
匯 兌 便 利  
交 款 迅 速

## 經營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重慶總行：重慶陝西路  
上海分行：天津路二二四號  
電話：九八二四七  
南京分行：漢口分行  
電話：九八二四六

# 中紡公司第一印染廠

廠址：上海西蘇州路十九號

電話：三〇〇二七

## 出品

四君子嗶嘰  
四君子花布  
四君子士林  
四君子直貢  
四君子色丁

# 重慶商業銀行

民國十九年設立  
分支行三十餘處  
辦理一切銀行業務

上海分行  
九江路八十號  
電話一六八一  
二至四轉各部

上海辦事處  
金陵路一七六號  
電話八二七六二  
八四九八七

# 豐泰染織股份有限公司

## 榮譽出品

渡達摩 絲光士林  
燕燕牌 絲光元布  
色布

★品質精良●洗晒不褪★

事務所：上海寧波路二十七號  
電話：一八二六八

廠址：上海膠州路九八三號  
電話：六一九八六

總行 觀察週刊社

上海姑蘇路三十四號  
電話：九〇二一九

甘肅 蘭州鳴遠文化社  
總經理 蘭州山路五五七號

北平 經售處：國際書店  
北平西單堂子胡同已十一號  
(尋求各地同業批發或總經售)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一卷 第二期  
三十五年九月七日

本期作者

伍啓元：清華大學教授  
潘光旦：清華大學教授  
張東蓀：燕京大學地理系主任  
高覺敷：前國立師範學院教授  
陳瘦竹：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陳翰生：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陳翰生：國立中央大學校長

# 從經濟觀點論內戰問題

伍啓元

從經濟觀點談論今日中國的大局，則今日第一件大事莫如努力停止事實上已在進行中的大規模內戰。內戰所以可怕，不只因為內戰本身是一種大的經濟消耗，而且因為內戰是一種加速經濟崩潰，延誤經濟建設，和招致無窮災禍的一種經濟破壞與鬥爭。

今日如有內戰，則內戰的規模與性質必完全與過去的內戰不同。當然，任何方式的國內戰亂（無論你叫它做「內亂」、「內戰」，或「革命」），都有若干相同的地方。首先，它必然是一種經濟消耗，因為它把許多可以從事農工及其他生產的得力人員，從生產的工作轉移到作戰的工作。其次，它必然會阻礙經濟的正常活動，會增加了交通的困難與危險，並給予生產以若干打擊。但目前如有內戰，則對物質的消耗和對經濟的阻礙，其規模都比較過去任何內戰為大。無論在辛亥革命時，或在北洋軍閥內戰時，或在國民革命時，或在剿共的時期，雙方動員的兵員不過以「萬」——或最多以「十萬」——為單位。今日如有內戰，則動員的兵員必以「百萬」為單位，其規模之大，可能會超過過去八年的中日戰爭。

內戰所以嚴重，不只因為規模較大，而且因為內戰的性質與過去完全不同。辛亥革命以來歷次的內戰，雖然確曾給予人民以若干痛苦，但它們都只是「軍事戰」而不是「經濟戰」，它們都對財富分配和國民生產的影響不大。過去即使是在戰爭「最劇烈」的時候，除了戰區以外，很少人會直接受到影響。今日如有內戰，則情形完全不同：內戰本身將是一種經濟的鬥爭，而內戰所採的戰略將必是軍事與經濟並重。內戰一變成「經濟戰」，則內戰的結果必然是民窮財盡，無論誰勝誰負，必會使中國經濟遭受多年不易恢復元氣的損失。

首先，我們認為內戰本身將是一種「經濟鬥爭」。由辛亥革命到抗戰前共產黨的戰亂，雖然其間也含有若干反封建的成分，但那些內戰主要還是一種以實現政治目的（如反帝制和民族主義等）為中心的戰爭。就是抗戰前的共產黨的武力行動，也是政治的意義多於經濟的意義。八年抗戰和一年「勝利」，情形完全改變了：這些改變使內戰走進一個新的階段，使內戰變成一種反映「經濟鬥爭」的軍事行動，使內戰的經濟意義超過於政治意義。

要充分了解今日內戰的性質，我們必須回溯過去九年間政府的經濟政策與經濟措施。從原則上說，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是國民黨最高經濟指導原則；從事實上說，國民黨極大多數的黨員也希望走上民生主義的路。但不幸因為種種關係，事實上所採取的政策恰好與主義所規定或黨員所希望的政策完全相反。（我們甚至可以說：事實上實行的政策常常與全國代表大會或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相背馳。）絕果經過了九年的通貨膨脹，物價變動，社會財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變動，中國經濟變成了一個貧富相距甚遠和尖銳對立的經濟。戰前的中層階級在

通貨膨脹和壓低待遇雙重壓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團庸庸的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淪為赤貧。佔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農民，則在兵禍、匪禍、徵糧、出丁、水旱天災等重重壓迫之下，已在饑餓線上作垂危的掙扎。在這極大多數同胞無法生活的時候，通貨膨脹等政策却擴大了既得利益集團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團的財富，結果在普遍的痛苦上面建築了一個窮奢極侈的富裕階層，這更鮮明地托襯出一般人民的痛苦。在這一個社會中，無論有沒有共產黨，那能不發生內部的戰亂？共產黨力量所以膨脹，可以說是受這種經濟政策之賜。

任何人站在中國共產黨的地位，都會利用經濟上貧富對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階級的弱點，利用極大多數的貧窮的人，起而與政府抗爭。在這種抗爭中，如果政府繼續過去偏袒富裕階級的政策，那很自然地就會變成一種貧富階級的經濟鬥爭。

其次，內戰本身既是一種「經濟鬥爭」，那麼內戰所採的戰略將必不會忽略了經濟方面。如果不幸內戰不能停止，共產黨方面必會在分配和生產等方面努力增強自己的地位，和給予政府以打擊。平心而論，今日在軍事方面政府的力量是遠較共產黨為強大的。共產黨為補救軍事的缺點，事實上在採取如次的經濟措施：（一）利用土地革命的方式，使他們佔有的區域財富分配平均，以加強他們的作戰力量；（二）盡量破壞交通與生產，以削弱政府的經濟力量；和（三）增加政府區域下的分配、生產、及其他方面的經濟矛盾與不安。政府方面，為應付共產黨這種經濟戰略，可能會用封鎖及破壞種種方式，以增加共產黨區域的經濟困難。

如果貨幣制度還是停留於銀本位，則這種經濟戰爭的影響已經十分嚴重。不幸我們的貨幣又是一種紙本位。在紙本位之下，則內戰必增加了軍費支出，從而增加了通貨發行，結果必更加速了已經發展到可怕程度的財富重分配，必使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社會必更不安定。

我們不願推測內戰（假如不能停止）在軍事方面的結局，但在經濟方面的結局是很顯然的。內戰的結果，除既得利益集團依照其過去發國難財和復員財的辦法，繼續「發內戰財」外，一切的人都因內戰規模空前的浩大和內戰採取經濟戰的方式而一天比一天貧苦。即使內戰能有終了的一天，也必演變到「民窮財盡」的地步了。

內戰的經濟影響既是這麼嚴重，那麼至少從經濟的立場，內戰實有從速停止的必要。

內戰既然必須設法停止，但怎樣才能避免內戰呢？要避免內戰，我們認為國共兩黨必須在根本態度上有一個認識，即大家必須理解今日的問題不應是一個「你死我活」的問題，而應是一個「你活我也活」的問題。如果大家拚個你死我活，結果即使一方是「死」了，「活」着的一方也必感到極大的困難和痛苦。與其兩敗俱傷，毋甯大家都尊重對方的生存較為得計。從政治和軍事方面來實現「你活我也活」，雖然已經困難重重，但如大家真能使民主政治和整軍（軍隊國家化）方案見諸實行，問題還算簡單。要在經濟方面做到「你活我也活」，則問題便更為複雜了。

在經濟方面正如我們在上文所曾指出，政府與共產黨是代表兩種不同的利益：政府直至今日還是以維護或且增進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為主要的經濟政策，而共產黨則以維護農工階級利益為其主要政策。如果大家的政策是「你死我活」，則政府是可以繼續維護和增進既得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放任並鼓勵這少數特殊階層去吸取中下階層的血，並且用武力去壓制中下階層任何反抗，結果使自身與既得利益集團成為革命的對象。在共產黨方面，「你死我活」的政策是貫徹以貧苦農工為基礎的武力革命，利用武力和其他方式逐漸地或急速地企圖推翻現政府，走上蘇聯「十月革命」的路。如果要走「你活我也活」的路，則情形便完全不同：在政府方面，必須百分之一百的實行民生主義，不但放棄現行維護既得利益的錯誤政策，並且強制他們負擔從事和平建設的經費和支付實行民生主義的代價。政府應用種種方法，保障並改善中下階層的生活。在共產黨方面，「你活我也活」的政策是指放棄武力革命的企圖，放棄無產階級專政的企圖，願在憲政常軌下做一個憲政的黨，並願以推行民生主義為滿足。用較顯淺的話，如果大家是走「你死我活」的路，則一方面有錢的人用武力去維持並增加自己的錢，而沒有錢的人則用武力去爭奪有錢人的錢，用武力去解決究竟是誰死誰活。如果大家是走「你活我也活」的路，則有錢的人把他們的財產拿出一半或大半，仍保留一半或小半，而與所有的人快樂地共存共榮，同時沒有錢的人因為有錢的人已拿出不少，也尊重他們的權益。

我們承認在經濟方面要求既得利益集團讓步，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

但還是避免內戰的唯一康莊大道。就我們的觀察，如果在經濟方面不能實行民主主義，則無論政治軍事方面如何妥協，內戰終有爆發的一日。要停止內戰，要根絕內戰，實行民主主義（根本消除內戰的經濟原因）是一個必要的條件。

最近政府常說對解決內戰問題要採取主動。我們希望這種主動的工作能先從經濟方面做起。中國國民黨來自民間，其性質照理絕非一個維護富裕階級的政黨。它大多數的黨員都是中下階層分子，他們都熱烈地希望

實行民主主義，百分之一百的實行民主主義。如果國民黨的負責人和政府的官吏能依照全國人民和大多數黨員普遍的願望，立即實行民主主義，強使富裕階級作相當的犧牲，重建中階級的地位，和（特別重要的）努力提高廣大農民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水準，則大家都有飯吃，誰還會從事戰亂革命？否則大多數人或者沒有飯吃，或者無法吃飽，那就誰也沒有方法阻止戰亂的爆發了。

#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潘光旦

中國有句老話，說，童子操刀，其傷實多。這句話恰好形容了三百年來科學進步的一半的結果。刀是一個人所發明的工具，本身無所謂好壞，祇是用途有好壞，用得適當就好，不適當就壞。刀自身不能發揮它的功用，發揮它的功用的是人，而人却有好壞之分，有適當不適當或健全不健全之分。以適當而健全的人來利用一種工具，其功用或結果大概也是適當、健全、而有益的；否則是有害的。童子操刀，指的是後一種可能的功用。大凡人利用事物，全都得用這眼光來看。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自然的事物如此；人所自造的文物，包括一切比較具體的工具製作與比較抽象的典則制度在內，尤其是如此。說『尤其』，正因為它們是人造的，是人的聰明的產物，如果控制無方，運用失當，以至於貽禍人羣，那責任自然更較嚴重；人的聰明能產生這些，而竟不能適當的控制運用這些，至於尾大不掉，自貽伊戚，也適足以證明那聰明畢竟是有限罷了。

我們也得用這種眼光來看科學。科學也正復是一種人造的工具，一點也不少，一點也不多。它本身也無所謂好壞，好壞繫於人的如何控制運用。一部分人，見到科學昌明以後，人類的一部分獲取了種種利用厚生的好處，於是就讚揚科學，歌頌科學，對科學五體投地，認為是人類的福星。我想除非一部分人中間，有人生就的是一副詩人性格，動不動要發抒他的感傷主義，這是大可以不必要的。另一部分人，見到在同時期以內，科學

表現了不少的摧殺敗壞的力量，特別是在歷次的大小戰爭裏，於是就批評它，詛咒它，認為人類遲早不免因它而歸於寂滅，而自原子能的發明以後，這末日可能來臨得很早；我認爲這也是一種感傷主義的表示，大可以不

必的。我們要認清楚，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關鍵在人。童子操刀，問題絕對的不在『刀』，而在『童子操』。人運用科學，問題也決不在科學，而在人的運用與運用的人。我們要問這運用科學的人是不是真能善於運用，真有運用的資格。換一種問法，就是他配不配運用。所謂善，所謂有資格，所謂配，指的是兩層相連的意思：一是他在運用之際，能隨在參考到人羣的福利，始終以人羣福利為依歸；二是他，運用者自己，必須是一個身心比較健全的人，至少要健全到一個程度，足以教他實行這種參考，篤守這個依歸。這兩層意思，第一層指人的運用，重在運用；第二層指運用的

人，重在人。我指出這兩層意思的分別來，因為『人』與『運用』之間，比較基本的終究是人，人而健全，運用是沒有不得當的，反過來就很難想像了。而近年以來，中外論者鑒於科學對人羣的利益參半，對於有害的一半總說是『運用失當』，難得有人更進而提出如下的一類問題：失當的原因究竟何在？此種人當是偶然的呢，是一時計慮的錯誤而可以避免的呢，還是有些

基本的因素教它不得不發生而隨時可以發生的呢？這基本的因素裏可能不能包括人自己？可能不可能人本身就不適當，因而他對於科學的運用也就無法適當？好比騎馬，馬是工具，人是馬的駕駛者，騎馬之人雖未嘗不聰明靈活，未嘗不略知駕駛之術，但也許年事太輕，或適逢酒後病後，神智不够清楚，終於把馬趕進了一個絕境，造成了斷頭折足的慘劇。這又回到童子操刀的比喻了。然則問題還不在一個操字，而在童子本身。

童子操刀，最淺見而感情用事人的責備着刀。其次也祇是在操字上做功夫，總說操得不得法，誠能操之得法，問題就解決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愛恩斯坦在加利福尼亞州工科學院對學生作公開演講，說，『光輝燦爛的應用科學既節省了工作的時間，減輕了生活的負擔，而對於人類幸福的促進，又何以如其少呢？我們簡單的答覆是：我們還沒有學到致用之道，一些明白事理的致用之道。要你們的工作得以增加人類的福佑，祇是瞭解應用科學是不够的。你們得同時關切到人。人的自身與人的命運必須始終成爲一切技工的努力的主要興趣。在你們繪製圖表與計算公式的時候，隨時不要忘記這一點。』這一番話是不錯的。從愛氏的嘴裏說出來，自然更有分量；但是不够，單單就「操」字上找答覆，而不就童子身上找答覆，所以不够。愛氏在這話裏，也似乎只見到「人的運用」，而沒有見到「運用的人」。要見到了運用的人，問題才搔到了癢處。

三百年來，物的研究認識，物的控制運用，誠然是到了家，到最近原子的發見與原子彈的試用成功，此種認識與控制更是將近登峯造極。但人自己如何？人認識自己麼？人更進而控制自己麼？我們的答覆是，人既不認識自己，更不知所以控制自己。人自己也是一種物體，這物體是一個機械體也罷，是一個有機體也罷，它總是一個極複雜的力的系統。我們對於這力的系統，根據物有本末事有先後之理，我們原應先有一番清切的瞭解，先作一番有效的控制。但三百年來，科學儘管發達，技術儘管昌明，却並沒發達昌明到人的身上來，即雖或偶然涉獵及之，不是迂闊不切，便是破碎支離。結果是，我們親見了宇宙的底蘊，却認不得自己；我們駕馭了原子中間的力量，却控制不了自己的七情六慾；我們誇着大口說「征服了自然，却管理不了自己的行爲，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這正合着好像

是耶穌講的一句話，我們吞併了全世界，却是拋撇了自己的靈魂。比起這句話來，上文童子操刀、醉漢騎馬一類的話，還算是輕描淡寫的。

人至今沒有適當的與充分的成爲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很顯明的。人屬於一個三不管的地帶：

第一、人雖然也是一種生物，並且是一種動物，但生物學與動物學不管，至少是不大管，或雖管而其管法和一棵樹、一個蟲、一隻青蛙的管法沒有分別，即雖管而於人之所以爲人不能有所發明。

第二、人類學與社會學，以至於其它各種社會科學都算是以人做對象的科學了；但說來可憐，這對象是有名無實的。這些學問祇是在人身外圍兜着圈子，像走馬燈中走馬之於蠟燭一般。體質人類學算是最接近的，但它的注意範圍很有限，除了活人的那一個皮囊，叫做形態的，和死人的那一副架子，叫做骨骼的，以及這兩件事物在各種族中間的比較而外，也就說不上多少了，試問我們認識了這個皮囊和掛皮囊的架子，我們就算認識了人麼？所謂文化人類學，名爲研究文化的人，實際是研究了人的文化，名爲是研究產生者，實際是研究了產物，至多也祇是牽涉到一些產生者和產物的關係，以及產物對於產生者的一些反響；至於產生者本身究屬是甚麼一回事，我們的認識並沒有因文化人類學者的努力而增加多少。社會學是人倫關係之學，似乎所重在關係的研究，而不在此種關係所從建立的人。社會學的對象是人倫之際，要緊的是那一個際字，好比哲學的一部分的對象是天人之際一般，所以在不大能運用抽象的腦筋的學子往往不免撲一個空。所撰的既然是一個空，不用說具體的人是撲不着的了。經濟學原應該一面研究物力，一面研究人欲，然後進而研究物力與人欲的內外應合，兩相調適；但截至目前爲止，無論是正統派的經濟學，或唯物論的經濟學，似乎始終全神灌注在人身以外的物力的生產與支配之上，而於人欲的應如何調適裁節，完全擱置不問。物力有限，而人欲無窮，以有限應無窮，前途必有坐困的一日，即行將來臨的原子能時代恐也不成例外；而不幸的是，問題中那無窮的一半恰好就是經濟學所「無視」的一半。政治學與法律學都是所謂管理衆人的學術，而它們所講求的管理方法都是甲如何管理乙，張三如何管理李四，而不是甲與乙，張三與李四，如何各自管理自己，或於管理別人之前，先知所以管理自己。總之，各門社會科學犯着一

通病，就是志本逐末，舍近求遠，趨虛避實，放棄了核心而專務外圍。所謂本、近、實、與核心，指的當然是人物之際的人、和人我之際的每一個人的自己而言。這便是三不管中的第二不管。

第三，人體生理學、心理學、醫學、一類的科學在人的研究上我們承認是進了一步。它們進入了人身。上文所說的那種通病它們並沒有犯，我們不能說它們『迂闊不切』。它們犯的是另一種通病，就是上面也提到過的『支離破碎』。分析的方法原是三百年來一切研究具體事物的科學的二法門。名為分析與綜合並行，實際所做的幾乎全都是分析工作。但分析就是割裂，割裂的結果是支離破碎，這在人以外的物經得起，人自己却經不起，死人經得起，活人却經不起。無論經得起經不起，支離破碎的研究，零星片段的認識，等於未研究，不認識；因為人是圓圖的，整個的，並且是個別的圓圖的或整個的，而零星片段的拼湊總和並不等於整個。總之，截至最近幾年為止，即在這些直接應付人的科學裏，人也未嘗不落空。我說截止至最近幾年，因為一部分生理學家，病理學家，特別是精神病理學家，年來已經充分看到這一點，認為有機體是不容分解的，人格是不容割裂的，而正在改換他們的研究方法中；但時間既短，成就自然有限。

總上三不管的議論，可知人類自己對於人之所以為人，每一個人自處對於我之所以為我，至今依然在一個『無知』與『不學』的狀態中。『不學』的下文是『無術』，就是，既不認識自己，便無從控制與管理自己。人不能管制自身，而但知管制物，其為管制必然是一種胡亂的管制；人對於自身系統中的力，不知善用，對於其意志、理智、情緒、興趣、欲望、不知如何調度裁節，而但知支配運用身外的種種物質系統中的力，其為運用必然是一種濫用。濫用的結果是『傷人實多』，而這個『人』字最後不免包括濫用者自己。這在上文已經預先籠統說過，但至此我們更可以說得明細一些。

人對自身的認識與控制是一種尚待展開的努力。此種努力分兩層。一是就整個屬類言之的。人也是物類的一種，但究屬與一般的物類不同，他有他的很顯著的特殊性，惟其特殊，所以研究的方法與控制的技術勢必和其它的物類不能一樣。上文圓圖或整個之論便是屬於研究一方面的。至於控制，即就此人控制彼人而言，我們就不適用所謂『集中』『清算』或『

液體化』一類的方式，這些都是把適用於一般物質的概念與方式強制的濫用到人，此其為適用也顯然的是一種不認識人的濫用。不過更重要的是第二層。人是比較唯一有個性而能自作主張的動物；也正唯如此，我們才產生了關係複雜的社會與制作豐富的文化。每一個人是一個有機體，每一個人是圓圖的，而其所以為有機，所以成為圓圖，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個別的人不一樣。這樣，研究與控制的方式便又須另換一路；即事實上必須每一個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別人根本無法越俎代謀；別人有理由越俎代謀的，在任何人口之中，只是絕少數的智能不足和精神有病的人。

所以真正的人的學術包括每一個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舍此一切是迂闊不切的，支離破碎的，或是由別人越俎代謀而自外強制的。前人的經驗，無論中外，其實早就看到這一層道理，所謂『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的即是。不過看到是一事，做到又是一事，以前雖也有大致做到的賢哲，但總屬少數，今後人的學術的任務，我以為就在更清楚的闡明此種看法，更切實更精細的講求它的做法，而此種學術上的任務也就是教育的最基本的任務。目前的學術與教育是已經把人忘記得一乾二淨的。學不為己而為別人，是錯誤，學不為人而為物，是錯誤之尤，目前該是糾正這大錯的時機了。

有了明能自知與強能自勝的個人，我們才有希望造成一個真正的社會。健全的社會意識由此產生，適當的團體控制由此樹立；否則一切是虛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意識的產生必然是由於宣傳，而不由於教育，由於暗示力的被人漁獵，而不由於智、情、意的自我啓發；而控制機構的樹立也必然是一種利用權力而自外強制的東西。這又說着當代文明人類的一大危機了。一般人不能各自控制自己，有欲望而不知善自裁節，有恐怖而不知善自鎮攝，有憂慮而不知善自排遣，有疑難而不知善自解決，於是有野心家出，就其應裁節處加以繁雜的滿足，應鎮攝與排遣處，一面加以實際的煽揚恫嚇而一面加以空虛的慰藉護持……；野心家更一面利用宣傳的暗示，一面依憑暴力的挾持，於是一國之人就俯首帖耳的入了他的掌握，成為被控制者，成為奴隸；其間絕少數稍稍能自立的，即自作控制的，亦必終於因暴力的挾持而遭受禁錮、驅逐、以至於屠殺。獨裁政治和極權政治

不就是這樣產生的麼。希特勒墨索里尼一類的天罡星不就是這樣應運而下的麼？

甚麼是野心家？從本文的立場看，野心家就是最不能控制自己而不幸的又有一些聰明才幹足以助紂為虐的人。野心的野即應作如是解釋，自己不能控制以至別人也不容易控制他，就是野。希特勒有種種欲望，其中最大的是愛權柄的欲望。他自己不知所以運用意志的力量來控制這欲望，反而無窮盡的施展出來，一任這欲望成爲控制他人的力量，控制得愈多，他的權柄便見得愈大，控制了德國不該，更進而控制東歐，全歐，以至於全世界。有一個笑話不是說希特勒拜訪上帝，上帝不敢起來送行，深怕他一站起來，離開寶座，希特勒就要不客氣的取而代之麼？這真十足描寫了野心家愛權若狂而不知裁節的心理。不過從控制德國以至於全世界，但憑欲望是不够的，他必須運用物力，必須駕馭科學，規模之大，又必須和他的欲望相配合，於是他就從人的控制進入了物的控制，從人力的濫用進入了物力的濫用，而就當時德國與其鄰邦的形勢而論，因爲大部分直接運用物力的濫用，例如科學家之類，向來沒有講求過自我控制，自作主張，也就服帖帖的由他擺布，受他驅策，至於肝腦塗地而不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分所由演成的因緣不就是這樣的麼？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文明人類一大部分的禍患，我們可以武斷的說，是由於人自己釀成的，而其所由釀成的最大原因，是自我控制的不講求與缺乏。這種局勢是自古已然，於今爲烈；而今日所以加烈的緣故，則坐一面人自控制的力量既沒有增加，甚或續有減削，而人對於物力的控制的力量，則因科學的發達而突飛猛進。兩種力量之間，發生了一個不可以道里計的距離。社會學家稱此種不能協力進行的現象爲「拖宕」，拖宕一名詞是何等的輕淡，而其所釀成的殃禍却真是再嚴重沒有。不過這種嚴重的程度，一直要到第二次大戰將近結果，原子彈發明以後，才進入一部分人的深省。原子分裂所發生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以視蒸氣的力量，電流的力量，不知要大出若干倍數。惟其大，所以更難於駕馭控制。大抵爲了破壞的目的，在制敵人的死命的心情之下，此種控制比較容易，所以原子彈是成功了。但爲了建設與人類福利的目的，控制的功夫似乎要困難得多了。

淺見者流不斷的以進入原子能新時代相誇耀，把原子能可能產生的種種福利，數說得天花亂墜。不過沉着的科學家却不如是其樂觀，即如英國軍事委員會的科學顧問艾里斯教授說，我們可能用原子能來駕駛海洋上的巨輪，但爲了保護乘客與船員，所必需一種防範機構一定是笨重得不可想像，甚或根本不可能有此種機構。又如生物學家赫齊黎說，原子分裂所發生的種種高度放射作用對於人的健康與遺傳是極度的有害的。這又引起控制與防範的問題了。再如英國奧立芬脫教授指出製造原子能的廠房一帶所遺留的灰渣會發出種種致命的電子性的「毒氣」，而毒氣所波及的地帶，根本無法防衛，長期的成爲無人煙與不毛之地。

也就是這一類的科學家如今正進一步的呼籲着物力的控制，覺得前途控制一有疏虞，文明人類便要瀕於絕境。不錯的，這是一個臨崖勒馬的時候了。不過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問題的癥結不在馬，也不在那勒的動作，而在那作勒的動作的人，如果人本身有問題，臨時不是不想勒，就是根本不會勒，總之，他對自己既作不得主，名義上對物作主，實際上等於被物作了主去，就是，一發而不可收拾。據說，當初英、美、加等國的科學家在新墨西哥試驗場上，等待第一顆原子彈爆發的時候，大家就手捏一把汗，深怕它引起所謂連鎖的反應，一發而無所底止；後來幸而沒有。可見即在謹嚴的科學家手裏，物力的控制也不是一件有把握的事，一旦如果掉進希特勒一類的人的手裏，殃禍所及，那真是不可想像了。

總之，我們不得不認定人的控制是一切控制的起點，是一切控制的先決條件。人而不知善自控制，在他應付物力的時候，別人想諄諄的勸勉他作妥善的運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也認爲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有如近頃許多作家所論，而在教育。童子操刀以前，必須先受一番「明」「強」的教育。



# 英美未來可能的戰略聯防線

張印堂

二次世界大戰之前，英美兩國均抱和平政策，不作侵略他國領土主權的企圖，對於防禦工事，未曾積極，更未注意到聯防的必要，所有自衛的設施，都是消極的，個別的，所以大戰爆發，遇到敵人的偷擊和有計劃的進攻，便頓陷於極不利的地位；幸而雙方物資雄厚，終能致勝。經此艱苦的奮鬥，一方面發現了舊有個別防禦的弱點，一方面空戰與原子彈的威脅，及戰後民族獨立運動的高潮，使英美兩國對於未來的戰略，不能不重新考慮，有所革新，並認為有聯防的必要。關於英美兩國舊有個別防禦形勢的弱點何在，此次大戰對之有何影響，未來的戰略應如何革新，及今後如果聯防，陣線應如何佈置，據點怎樣選擇等，以事關軍事機密，無從探悉。惟就一般軍略地理形勢的演變，和英美兩國所透露的動向，略作推測，聊供思索。

二次大戰前，英美的軍事目標，雖均着重於太平洋與東亞，對日本具有戒心，惟所處的軍略地位，極為不利。自巴黎和會允許日本代管舊德領太平洋赤道以北諸島，華府會議美國又允日本於東經一八〇度以西之領地，關島與非島，不建軍港，及英國允日於新加坡以東之香港亦不設防以來，美國在太平洋上之海防重心珍珠港，以無外圍，一變而為突出海上的前哨，失却其為基地的重要性，致遭敵人的暗擊，損失慘重。且距美國陸上後方基地，如普遮森與聖地亞哥及南北太平洋上的荷蘭與土伊拉二港，其遠均在兩千哩以上，供應困難，根據作戰却匪易事；在近東亞之西太平洋與日本鬥爭，尤為不利，至於英國在二次大戰以前，在西南太平洋上，平時雖不失為一主人翁，但在戰時的軍事根據地，祇有新加坡一處而已。且自英東來，經直布羅陀、馬爾他、薩普路斯、克里特、蘇彝士、亞典、孟買、錫蘭、新加坡、以至香港，雖有所謂英帝國生命線之稱，防禦尚稱

鞏固，但沿線易受歐亞大陸陸上之威脅，隨時隨地均有被人切斷之虞，於東亞更無保障。加以西南太平洋一隅，島嶼繁多，綿亘於亞澳兩洲之間，隸屬政權不一，又無共全防範之計劃，且又毗鄰日本過去代管之諸島，尤易受其威脅。本來英之新加坡與香港及荷印之泗水與美領之菲島，四處聯合，可建一小型之四邊形防禦線，以固英美荷在東亞的地位。惜三國未能及早利用此險要的形勢，作適時之準備，大戰即告爆發。迨日本勢力深入南洋，先佔英之斯巴蒂萊，繼據越南之金蘭灣，斷此四據點之聯擊，陷香港與馬尼刺於孤立，致兩地迅速淪陷。南洋海權既為日本所握，荷印，馬來與緬甸之先後被佔，勢所難免，更危及澳洲，印度與雲南。戰爭失利與各地淪陷的原因，概以英國防禦形勢之為一直線形，缺乏外圍據點，而防禦工事又過於集中星洲一地，故星洲遭受敵人拊背痛擊之苦，使東南亞全部大有防不勝防之概。嗣後幸英美於中太平洋北自荷蘭港，中經珍珠港過土伊拉南迄澳洲北部之達爾溫港，形成一大縱的聯防線，敗日海軍於珊瑚海，阻止敵人前進，軍略頹勢，始得挽回，美澳交通方得維持，反攻基地澳洲大陸穩定後，盟方始得轉危為安，由敗而勝。其功之在英美太平洋上之迅速聯防，自不待言。

此次大戰，盟方在東亞戰場之贏得勝利，殊為不易。欲謀世界未來之安全，英美聯防實為必要。對美英之聯防計劃，美國參謀總長艾森豪威爾雖曾聲言停止進行，但以國際風雲大勢所迫，名雖個別計劃，實則合作設施，如美加之聯防，及美國與英澳西南太平洋防務之商洽等，皆為聯防之事實，無容諱言。二次大戰對美英未來聯防佈署之影響，莫過於防禦觀念之改革。現代化之海空戰，已使過去無人注意的北冰洋，成為北半球新舊大陸國際鬥爭必經的要衝。美加兩國之間，向為世界國際間惟一的無防地

帶，而現在亦加緊設防了。過去被視為英帝國生命線之地中海，紅海與北印度洋一帶，因過於臨近大陸，易受威脅，已成了未來戰爭中的一帶陷阱，失却其往昔的重要性。以二次大戰的攻擊測驗，已充分證明近東、中東以及遠東之印度可遭受歐亞任何部份之襲擊。原子彈可以破壞蘇彝士運河，使之變成沼澤，杜塞東西之海上交通，使之不復為英國作戰之基地與通至東方之大動脈。沿線直布羅陀，馬爾他等地之防禦工事，過去曾視為維持英帝國不可擊破之堡壘，而於此次大戰中，雖亦曾勝過了強烈炮火的襲擊，為牢不可破之據點，但將來於空戰原子彈之威脅下，勢難兩保，只能用作新防線與新基地之外圍前哨而已。往昔英之本部向視作捍衛英帝國之最後基地，今已不然。以土地狹小，與接近強鄰，於航空原子彈戰爭下，已成爲最易攻陷之目標，故未來英帝國之國際工業，勢須分散於英帝國之他處，建成分散式之防禦體制，乃爲英帝國革新戰略之首要原則。故英帝國之自治領，尤其距歷代戰源歐亞大陸遠的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形將成爲英帝國新戰略之後方基地，而英之本部與加拿大，則將變成前方作戰的根據地，已甚明顯。

英國變更戰略防線的原因，除空戰原子彈威脅之外，民族自治運動亦有影響。值此民主高潮之下，任何民族，均不願爲外人所長期治理，誠以一個第一等之殖民地政府，尚不如一個第二等之自治政府爲受歡迎也。以是之故，沿英帝國舊有生命線受治之諸異邦民族，如中東之阿剌伯人與遠東之印緬馬來人等，必將逐漸脫離英國政治上之關係，達其獨立自治之目的。英國深鑑此一民族運動之不可遏止，已決定准予獨立自治之機會，如近已決定許印緬組織自治政府，並擬將英兵撤離埃及等，皆爲英帝國政策及未來防禦戰略改觀之證明。

美國一向視同世界之桃源，但二次的大戰，已使其於未來的戰爭中，深感不安；戰外樂鄉的地位，已成過去，遑遑之不安，促成了美加的聯防，使之注視了北冰洋的地位。關於美國未來的太平洋防務，亦加強了很多，並引起許多的變更。二次的大戰，既加重了美國維持世界安全的責任，美國亦祇好負起領導的地位，謀求聯合國集體的安全，因此美國已由其以普羅森、聖地亞哥、荷蘭與珍珠四港所形成之退守的四邊形防線，進而恢復其以荷蘭、珍珠、土士伊拉與關島所構成之進取的四邊形防線了。且深

感若不擁有前日代管之馬紹爾羣島的扎魯特，加羅林之吐魯克與馬利安之塞班及帛琉雅浦等據點之掩護，大四邊形之防禦，仍無保障，而美國與菲島及東亞之海空交通，亦難安全。美國爲了確保珍珠港爲太平洋上之真正中流砥柱的地位，必須有周備的外圍據點與前哨及通後方基地之便利交通與安全的驛站，始能爲功。所以美國向英提出管制珍珠港東南的耶誕與其西南的康頓及福納福第三島之要求。按耶誕在英屬芬甯之東南，爲美領珍珠港之衛星。康頓爲鳳凰羣島之一，爲美國與新西蘭間之重要航空站，福納福在英屬厄里斯羣島之東南部，爲美澳間之重要驛站。此外更向澳洲提出管制其代管之俾斯麥羣島的瑪納斯，以四處設防爲完成美國未來太平洋防禦計劃所必備。蓋耶誕、康頓、福納福第之與珍珠港，其重要也正與中途、威克、關島等島相同。而瑪納斯形勢之險，地位之要，美國認爲係太平洋全部防務三大主要據點之一，其重要與珍珠港和塞班兩港等。三個據點形成一大三角形之新防禦區。職是之故，美國爲了控制整個太平洋的海空權，以維世界的安全，對以上四處之設防，實爲必要，而欲達此目的，與英澳聯防，乃所必須。

根據新戰略的觀點，美英已各有其新的計劃。但雙方未來的戰略佈置，蛛絲馬跡，形勢連絡，構成一大聯邦的新世界防禦網。在此新的世界戰略網中，對向敵人，究屬何國，國際風雲，變化萬千，實難預測。惟假想的戰端，無疑的仍將發生於北半球。是以戰線之佈置，據點的選擇與基地的準備，已露芻形。略而言之，美國將爲前方之基地，英，加爲前方之據點，英之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將爲後方之基地。準此看去，美加陸上之聯防，旨在防止北冰洋空空的來襲，阿留森之荷蘭、阿圖、港，爲前線之左翼，以作北太平洋屏障。而北大西洋之英美航線，如格拉斯哥、魁北克、或利物浦、紐芬蘭、或南韓普頓、百爾母他、紐約等線，均將成爲前方的鬥爭線；而冰島與格陵蘭，尤爲必爭之地，因爲愈近北極，歐亞大陸與美利間之航線亦愈近故。是以英國本部將成爲美英聯防對向歐陸之前哨，由此可與英之舊有生命線連接，以作防禦歐亞大陸之前線，經錫蘭至新加坡後，東南轉以接美與英澳計設之南太平洋聯防線。自新西蘭之奧克蘭東北上，經英屬斐吉之蘇瓦，與美領薩姆阿之土士伊拉，及鳳凰羣島之康頓以至夏威夷珍珠港，成一大斜繞地球之防圈。由新西蘭威靈頓東行經合

恩角，更可與英帝國南大西洋之南非聯邦通。此為英帝國新戰略中溝通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兩大後方基地，最安全之供應線。按威靈頓與合恩角之航程，為四六一四哩，為美英聯邦兩據點間距離最長者，但對每小時飛行七百餘哩之長距飛機，仍可暢通無阻。於此南北前後方斜繞地球防禦聯環之中部，美英更有一圍繞地球之一熱帶防禦線。此一熱帶防禦線之據點，在太平洋者以珍珠港為主，西之吐魯克，塞班與關島及東之巴拿馬為連絡據點。在大西洋者，要以西印之巴巴突與西非之巴特斯將為根據，由此東行經尼日列亞與恰尼亞，跨過非洲，越印度洋之錫蘭島至新加坡以接馬尼刺與關島。此一熱帶防禦圈，以距北半球之新舊大陸遙遠，比較安全，將為美英未來世界戰略之主要防禦線。此線與在南半球計設之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兩大基地，間有若干南北向之供應線，在太平洋上要有五：計達爾瀝馬尼刺線，達爾瀝——雅浦——關島——塞班線，東澳約克半島

# 中國之過去與將來

張東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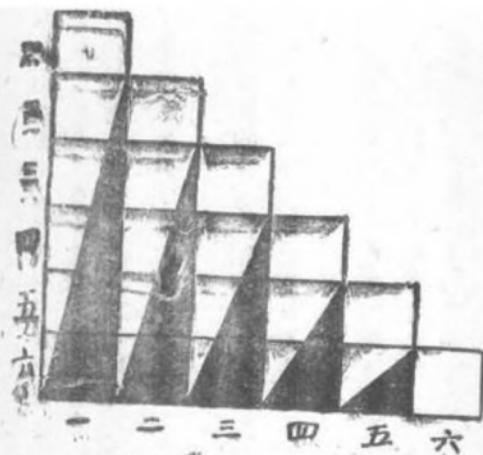
## 二 中國歷史上的十個時期

我以為中國史向來分若干期，好像一個長的竹竿一樣，有許多的竹節，是一條直線下去的，恐怕還很容易導人於誤會；分期當然是有的，但前一期必有其殘留在後一期中。所以其情形頗有好像左面的圖的樣子：圖中一二三四五表示五個時期（姑假定為五）。用黑色塗去的部分表示那個已經消去不有殘留勢力的。照這個圖樣來看，可見第一時期有其殘留一直到第五時期。第二時期亦然。所以用直線表示五個時期的相綿延，不如用橫線來表示五個時期的相並列。在這個橫線所表示的之上，便可見愈是時期較後，那個時期便愈是內容複雜。第五個時期中有一、二、三、四、共四個時期的殘留包含在內。以上是抽象而言。現在請即說到中國史上就事實而分的時期或段落。向例是以帝王的「易姓」為標準，於是有所謂斷代史。

——拉布爾——瑪納斯——吐魯克線，奧克蘭——蘇瓦——福納福第——扎魯特線，更自福納福第東北上經康頓至珍珠港線，於大西洋上，自巴巴突南下經合重尼達至南佐治亞，或自巴特斯特經亞森森，至推斯坦得孔達，均可與遠繞南溫帶海上之合恩開普頓線銜接，在印度洋上自錫蘭島之可倫坡港，東南至澳洲之波斯與西南至南非之開普頓，與之成一大三角形，均在飛機航程之內。

綜上觀之，美英未來可能之聯防戰略，防衛大西洋兩洋之責任，將仍以英帝國為主，而太平洋兩洋則由美國担任之。於未來的鬥爭中，英國本部與加拿大均將成為前哨據點，而英帝國之南非聯邦與澳新自治領，則將成為美英後方的基地；形勢天成，難以諱言。關於世界未來之命運，只要美英真誠合作負起領導警衛世界的重責，善自戒備，國際的秩序，可保無虞，而人類的安全亦將繫之於此。

朝代之劃分以君主的易姓為界。這個辦法其實只能表示一方面，即一個政



權由革命而轉移。而對於文化全體體的變化有時反未必能表現出來。新的史家已多不贊成這個辦法了。我對於歷史不是專門，現在僅就管見所及，願另立一個分期法，就是以文化全體大流上之大變化為關節。至於那些潛移默化的小變化，何時真有，當然不必細分了。照這樣說，周朝之封建式的統一在文化全體上確能起一個大變化，所以不能不算為一個關節。於是在周朝以前的，我們都可名之曰封建以前的文化時代。這個乃是中國歷史的

第一時期。在這個第一時期中文化是甚麼樣子呢？這一時期的文化雖不是完全無考，然却很難得到確史。孔子尚且說，文獻不足徵；我們去孔子已遠，安能更得可靠的材料！傳說雖有多種，然大抵去古愈遠，其不可靠性即愈大。司馬遷亦言，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不外乎以這些傳說不免有些異怪。所以我們不必十分強為之解。近人好用殷墟卜辭以窺見殷文化，這亦大有問題。以下辭上所現至多是殷文化一端，若謂窺豹之一斑即見全豹，這是何等危險！因此我以為反不如藉助於人類學而多用一些想像力。司馬遷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或則就和我此意相同。大概初民社會的情形是這樣的：當一個一個部落各不相擾的時候，必是如老子莊子所說的那樣，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迨後來有一個部落強大起來了，向外發展，兼併了其他部落。那時節的文化便與以前的文化會有很大的不同。被兼併的部落的人們往往會被放逐到更遠更荒的地方去。同時這個得勝的部落其首長的權力亦因此而增大。得勝的部落的人們把所有新佔領的土地得分配一下。於是有所謂農民。這農民乃是得勝的部落的兵士之化身。有些缺乏想像力的學者以為農民是被兼併的部落的人們所改充，這或許反而失當。要知古代部落都是一個大家族，即所謂氏族制是也。一個氏族其人數甚眾。其社會中的勞力階層不限於是異姓的人。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地方是一個村莊數十百家全是同姓的。所以農民並不是農奴。奴隸的發生和農民的成立乃是兩件事。孟子說，「或勞心，或勞力」，這個在一個氏族中是自然的分工，並不是勞力者由於被征服。不過當一個氏族兼併他部落時，本族中勞力的人可以變為不勞力了。總之，在氏族中農民和兵士沒有太大的分別。要知農民與兵士之分亦都是後起的。因為「社會分化」(Social Differentiation)在當時還沒有十分顯著起來。並且須知在這樣未分化的社會之中，即治者與被治者之分，亦不如後世那樣厲害。治者並不會有十二分的尊嚴與高貴，亦不是神聖不可侵犯。須知每一部落當然有首長，其首長的權力變為強大乃完全是由於向外發展的兼併。兼併的版圖愈大，遂成為封建。於是首長乃一變為高貴的帝王了。當其在本部落時並不如此，只是一個家長而已，或稱之為族長。族長對於一族有指揮權，乃仍只是由於實際上年高有德，並未有法律的根據。最初的首長亦只是由於年高有德而已。中國歷史上這一點很為顯明。

大部分是由於有所發明。發明就是其人之德。例如包犧氏是發明牧畜及文字的；祝融氏與炎帝是發明火的；有巢氏是發明巢居的；軒轅氏是發明器具的；神農氏是發明農事用具及辨別植物性質的；后稷是發明耕田的。其中最顯明的是大禹的滄水。所以可以說中國歷史上所有古代帝王在實際上都是發明家。乃是以其功德而被奉為首長。並且因為是一族的緣故，大家情感相通，所以凡大事必咨。雖不必有一個固定的咨詢制度，但首長却決不是獨斷的。有德始有位，這正合儒家的主張，而儒家如此主張亦由於此種事實。第二個時期，就是封建成立的時期，當然是西周為始，雖以前未嘗不具有雛形，不過使異部落為之臣服與同化，這不能算作封建。而必須以本族的人去作封主方可。嚴格言之，封建制度之真正成立不得以周為始。最可笑的是自命為新派史家的人只把西周認為是奴隸制時代。殊不知奴隸本是早有的，決不足以作為周朝制度之唯一的特徵。而奴隸的繁多正是由於封建的封主之權力加大與地位增高。單提奴隸不免於倒因為果。尤不妥者是好像把封建之成立移後到秦漢，這更是反乎常識。這種信口開河的怪論竟不見有人起而糾正，使我不能不為新派史學前途抱悲觀了。總之，抱定了一個呆板的公式而想尋覓事實以填入之，這種削足適履的辦法不僅表示做學問的生吞活剝，太有成見，並且是自己先為公式所拘，使自已的精神不能昂揚自主。從唯物史觀來解釋歷史可以說史學上的一個大發見，但必須善用之與活用之。像這樣以周為奴隸制而非封建制的一流怪論恐怕是徒為唯物史觀增一污點而已。第三個時期是封建解紐的時代。就是春秋與戰國。第四個時期是統一成立時代。這個時期中君主的絕對大權亦同時成立，這就是君主專制的制度。這却以秦始皇置郡縣為開始。但秦的統一之基礎並未穩固。所以陳涉吳廣以及漢高祖等起兵，都得奉一個被廢的封建故主。這便是封建的勢力仍潛留於統一以後而得乘機復起。漢朝成功以後，蕭何等先首採用秦制，於是統一與封建得到一個折衷與調和。漢朝所以能維持一個比較長期的時間，就是由於採取這樣的中間道路。在這個時期中有一點是可注意的，就是王莽之託古改制。王莽的改制在事實上是應乎當時實際的需要。乃是因為太平日久人口增多，同時經濟方面土地私有發生破綻，以致強豪得田甚多，而貧民無立權之地。可惜他的改制推行太猛，對於反動勢力沒有充分準備，於是遂變為後漢。其實後漢雖是

一反王莽所爲，然仍酌採其中若干點。顯然又是一個調和與折衷。例如禁止販賣爲奴，後漢就是沿用王莽的制度。第五個時期是一個大破壞的時期。在這個時期中自以五胡亂華的南北朝爲中心，但三國魏晉却是其序幕。這個時期中政治上是接二連三的篡奪；經濟上是恢復到實物交換時代；土地是因爲人口頓減與遷移，遂有重行分配之事。雖有文學，那只是無可奈何，遂託之於呻吟而已，在文化上仍不失爲黑暗時代。但這個時期中並不是沒有異彩，印度佛教思想的盛行，就可算是其特色了。佛教之所以盛行却有其社會的背景。帝王顯貴等建立寺院，是爲了福田，用以抵消其罪孽。而學者文人之投入禪門却是爲了避世。總之，不外乎以超世的辦法來抵消現世的苦痛。可見在那時現世的苦痛是真深了。第六個時期是重返了統一的時代。但自漢朝把郡縣制與封建制並行以後，始終是處於折衷與兼容的地位，所以隋唐的統一更不是固定的。唐朝之藩鎮到後來便成爲五代。五代雖延長五十餘年却只是藩鎮之殿幕而已。在這個時期中對於佛教却漸起了反動，直到北宋遂形成所謂理學。第七個時期是外族在中國本土猖獗的時代。外族的侵入當然不自這個時期始。南北朝的北朝全是胡人。但其前却亦還有外族侵入的事。中國自有史以來本來是夷夏混雜的，倘使外族對於中國不甚壓迫，則中國人便自己不形成種族一體之自覺，同時亦不把

外族視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所以夷夏之辨是在這一個時期中始漸顯著的，其原因是一方面由於金人遼人元人太虐待中國人了，他方面則由於理學之提倡氣節。不過這樣的夷夏之辨依然只限於讀書人階級，即在讀書人中亦不是普遍的。第八個時期是明朝。第九個時期是滿清。其實從外族入主來講，明朝只可算是一個反動。滿清の入關在歷史的意義上却和金、遼、元、是一貫的。都是因爲漢族太不競於武事，太文弱了，致爲野蠻民族所乘。明朝朱元璋根本就沒有種族觀念，先剷平陳友諒等本國人，然後始取元朝而代之。所以這一朝的功績在歷史上並無甚麼可言的。第十個時期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侵入的時期。姑以鴉片煙戰爭爲始，其實以前已早有外國商船強硬進來了。中國人以前名此爲「商戰」；而中國遂從此爲商戰之戰敗者。帝國主義者以開闢殖民地的方式來到中國，中國於是便變爲「半殖民地化」了。這個情形就在目前，讀者自易知之，似無待多述。在此十個時期以外，我以爲從本年（一九四五）或明年起，因爲世界文化將入於一個新段落，恐怕中國亦會踏入了第十一個時期。關於這個時期的敘述即將所謂中國之將來，容於本文後半段詳之。（下期刊第三節：中國歷史上的九種衝突）

# 從對比到統一

高覺敷

三十年前北平醫專有一位日本教授，邀請萬牲園收門票的兩位關東大漢合攝一影。教授居中，大漢立在兩旁。矮子愈顯其矮，大漢愈顯其高。這種現象叫做對比，見於視覺的知覺，也見於他種經驗。譬如在家千日，不覺得有什麼舒服。一旦出門，在「未晚先投宿，鷓鴣早看天」的客棧內住了幾夜，吃了幾天糙米硬飯，回到家內，食住不加善，可要覺得「在家千日好，出門一日

難」了。諸位不知道北碚在抗戰期內爲避難的樂土嗎？但當勝利來臨之後，故鄉的景物更加可愛，於是大家要立即和北碚再見了。後來南京、北平、上海、廣州的生活，或因房荒，或因糧缺，也不甚舒適，於是北碚又覺得可以留戀了。這種日常的生活經驗和實驗室研究的結果正相符合。一個刺激呈示於某一組刺激之後，也許沒有引起快感或不快感，呈示於可厭的刺激之後

，便覺它較爲愉快，呈示於可愛的刺激之後，便覺它較爲不快。假定愉快的程度分爲七級： $1, 2, 3, 4, 5, 6, 7$ 。無所謂快感也無所謂不快感。刺激，其愉快的分數爲零。等而上之，爲 $1, 2, 3$ 。代表快感的增加。等而下之爲 $1, 2, 3$ 。代表不快感增加。現在試用十五種刺激，命令一人估定其愉快程度的等級。其後再以六種較不愉快的刺激，和前十五種刺激混同試驗，命令他估

等級。結果前十五種刺激第二次的等級都略較第一次為高，因為被試受了後六種刺激的對比的影響。所以孟子說「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確屬至理名言。

我們可不預備論對比，想要將題目的範圍縮小，專講色之對比。色覺經驗可包括無色和有無色。無色如黑灰白系，有色如紅黃綠藍系，都可產生對比的景象。黑灰白系的對比起於光度的變化。一幅最上品的白紙，其所反映的光度，比一幅深濃的黑紙超出六十倍。這裏有一小紙片，其所反映的光度不高不低，放在灰色的背景之上，現為白色。現在若將背景的光度逐漸增高，中間小紙片的光度便逐漸降低。到了背景現為白亮的時候，原來白色的紙片便將現為黑色了。所以在何視覺區域的光度都可因附近區域的光度的增強而減弱，也可因附近區域的光度的減弱而增強。

我們卻尤欲注意紅黃綠藍系的對比。惟在討論這種對比之前，須先明白補色的意義。一個硬紙片的色盤可以分成三百六十度。假定半面或一百八十度為黃色，另一半面或一百八十度為藍色，放在色輪上迅速旋轉，我們所看見的既非黃色，也非藍色，而是灰色。兩種顏色倘可照這個方法化成灰色或白色，則此兩色稱為相補之色。所以黃色為藍色的補色，藍色也為黃色的補色。和正紅色相補之色為帶藍的綠色，而和正綠色相補之色則為帶紅的紫色。色之對比常足使鄰近區域引起補色的色調。譬如一張小灰色紙放在飽和的藍色紙的背景之上，便似若微帶黃色，放在紅色紙的背景之上便現為帶藍的綠色。灰色紙和其背景的光度倘屬相等，則其對比的景象尤為顯著。

兩種顏色互相隣接，尚可令它們各略改變其色調。譬如紅藍相接，紅色似微現黃色，藍色似微現綠色。紅綠相接，紅色似微現綠色，綠色似微現紅色。置一透明紙於兩色之上，便更可顯示對比的效應。

現在我們可另要作一種試驗了。用等面積的紅綠紙各一幅，互相隣接，放在一處。另用灰色紙剪成環形，使環形之一半放在紅紙之上，另一半放在綠紙之上。對比的現象隱而不顯。現在試以細髮或線條使環形依紅綠紙為界分割而成兩半，便可見紅色背景之上的灰色半環微現綠色，而綠色背景之上的灰色半環微現紅色。現在倘更於其上鋪置一幅透明紙，則對比的現象可更加顯明了。

我們要問為什麼前一種布置不呈示對比的現象，後一種布置便產生對比的結果呢？原來這個實驗的布置有三個不同的圖形，一個是紅色的，一個是綠色的，一個是灰色的。我們應該看見三個完整的單元。灰色環形未被分割之前，我們所看見的正和我們所期望的互相符合。可是灰色環形既被分割之後，情形便大不相同了。綠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受了對比的影響，而表現紅的影子；紅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受了對比的影響而表現綠的影子。所以灰色的環形因分裂而具有相反的性質了。我們可以說就第一種布置而言，灰色的環形是完整的，統一的，有一種團結力，以反抗外來的勢力。就第二種布置而言，灰色的環形已被細髮或線條分成兩半了。統一團結的勢力不復存在，所以紅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微帶綠色，而綠色背景之上的半環微帶紅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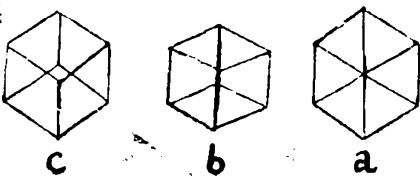
圖形或分割為二，或綜合為一，這是圖形的組織。圖形的組織可決定圖形之統一或否。我們現在想要在對比之外，另舉幾個例如下，以相印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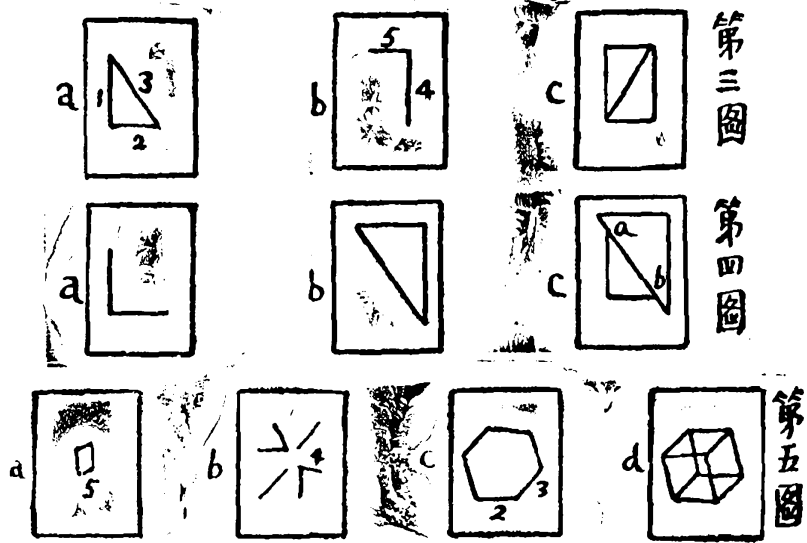
第一圖

試看第一圖。這是什麼圖形呢？我請你報告，你也許說是個傾斜的長方形。但是假定你在圖形傾斜的地方加一橫線，你便可看見兩個平面了。一個平面是垂直的，另一平面是傾斜的。未加一橫以前，這個圖形是統一的，加了一橫之後，便分成兩個平面了。

第二圖



試再看第二圖的c, b, a, a圖為一平面圖，有三條對角線和六個角。c圖現為立體形。b圖則介於平面和立體之間。這三個圖形大同小異，何以或現為平面，而或現為立體呢？因為a倘被視為平面圖，便較為簡單，對稱、而穩定；否則其中間的一條直線便須被分裂而成兩段。c圖則不然，倘被視為平面，便既不整齊，又不簡單，而且其中間的直線原分兩段，所以很自然地現為立體。b圖則較為模稜，看作立體雖較有良好的對稱性，但因其中間的直線連續不斷，似又近於平面。所以圖形究竟看成平面或立體，始較有統一性，實完全有賴於其本身的組織。



還有一個實驗，也可用以說明組織的重要。試用一個線型 (a line pattern) 的不同部分，繪在玻璃片上。玻璃片或前或後，插在一個盒內，相距兩個生的米突。現在試以下列三個線型為例：第三第四兩圖的 a 和 b 各為前後兩玻璃片上的線型。c 圖是觀察者所看見的。第三圖看成平面，統一而對稱。第四圖在幾何上和第三圖相似，但其所合成的線型較欠統一，有一部分似位置於他一部分之後，因此產生了二重組織。第五圖的 a b 及 c 前後插立，其所合成的圖形 d，則為統一

而穩定的立體。

現在若將本文的研究作一總結，我們可以說，對比決定於環境，而就色之對比而言，更決定於圖形的組織。圖形若是統一的，便可以反抗對比的影響。就知覺說，有些圖形看成平面，始較為統一；有些圖形看成立體始較為統一；有些圖形模稜兩可介於平面和立體之間。有些圖形只好視為二重組織。

諸位也許失望得很，以為本文題名「從對比講到統一」，或許對於政治的統一有所推論，但是自始至終，都僅就圖形討論統一。然而諸位要知道心理學對於政治的統一倘也要有所貢獻，便須研究人類社會的行為爲了。姑待下次，再來討論，如何？

### 代郵

各位撰稿先生：許多先生因復員關係，地址變更，贈閱刊物，無法寄奉。請隨時函示新址，以便按期寄贈刊物，並請源源賜稿爲幸。

編輯部敬啓

## 新的人權宣言(資料)

法國國民制憲會議委員會于八月九日一致通過新的人權宣言書。該項宣言將作爲法國新憲法之緒言。其原文稱：

「值茲自由人民戰勝暴虐政權伊始，法國人民再度宣布，每一人類無分種族，宗教或信仰，均有根本與神聖之權利。彼等隆重確認一七八九年人權宣言書所包含之人類與公民自由權利，並於此宣布當前最需要之社會經濟綱領，以作憲法之緒言。男女人類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任何人爲申張自由之故而遭虐害，有在共和國境內受庇護之權利。人人有工作之義務與受雇之權利。任何人不能因其身世意見或信仰之不同，而在工作及雇用方面受歧視。人人可藉團體行動維護其權利與利益，並自由加入公會，在法律範圍之內承認罷工之權利。每一工人經由其代表之行動，可集體決定勞工之條件及事業之管理。一切財產及一切事業，其發展具有公用或壟斷性質者，應成爲公共財產。國家保障個人及家庭發展之必要條件。保障全體人民，尤其是兒童、母親及老年工人，保護彼等之康健，物質安全，休息及空暇。任何人因年齡體及精神關係，或因經濟情形而失去工作能力者，應有受社會供養之權利。國家保障全體兒童與成人之教育平等。公共之組織與學術之絕對自由，乃爲國家之義務。法國重申其傳統的使命，仍爲領導人民趨向自由、自治及民主化的政府。法國確保法蘭西聯邦全體男女人民平等參加一切公開活動，並確保個人或全體享受本宣言所宣佈或確認之各項權利與自由。」



# 山雲多幻變

## 柳暗花不明

四個月來的政治商談

###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南京通信)南京的和平談判，從五月初開始，迄今整整四個月。在這四個月中，大局變幻，真像虛山的風雨，早晨是烟霧迷漫，中午豁然開朗，夜晚却又細雨濛濛了。有時長空碧清，使人

心曠神怡，而不一時又復黑雲簇簇，洶湧而來。在南京跑政治新聞的新聞記者，常常一個電報發了出去，以為已經捉捕到若干真相，但等他看到自己電報印在白紙上

時，大局却又面目全非了。

全國人民對於當前的和平談判，早已從希望跌入失望，現在則轉入絕望和悲傷。談判的內容，影響着幾萬萬男女老幼的生命、財產、安全、和幸福，然而今日中國的國民，實際上已變成了一大羣豬羊，任人驅策，任人宰割，任人宰割。人人要求和而和平不可得，人人表示着要求和而和平不發生任何有實質

的效力。這真是人類歷史上的一齣大悲劇！

各人 兩方的和平談判，究竟雙方有無誠意？如其無誠意，何以又要「談」；如其有誠意，何以談不攏？剖析言之，雙方實在都在似有誠意似無誠意之間。在雙方，都是抱着：能和，自然很好；要戰，也不在軍事上，國民黨當然比共產黨佔優勢。去年今日，若

干美國裝備還控制在美國人手里，現在有很多的東西都已移交給了政府。受降之後，政府又自日軍手中收入了不少武器。再加上去年準備作反攻之戰的勁旋，今日國民黨在軍事配備的力量上，實到了前所未有的強度。很多在軍事方面的人相信可以用武力打垮共產黨；也許有人認為這就是打垮共產黨的千載良機。但是國民黨也希望「和」。今日的政權握在國民黨手

裏。已經握有政權的人，自然希望政權穩定，而要政權穩定，便須社會安定。軍事上也許可以打勝仗，但隨着軍事行動而來的，必然增加政治上的激盪與騷動，經濟上的紊亂和凋敝。一切政治騷動，經濟崩潰和社會不安，對於執政黨的政權，都是不利的。政府對於此點不能不加顧慮。所以能「和」，國民黨也希望「和」。共產黨方面，自然也希望「和」。一則和平是今日舉國一致的要求，要求和而可以迎合人心。二則能保存實力，避免犧牲，自為上策。祇是同是一個「和」，國民黨的「和」和共產黨的「和」，各人的算

盤完全不同。國民黨的算盤是要在「和」之中壓服共產黨，蔣主席所提各項要求，即是要共產黨退出一切戰略根據地，並最好能完全放下武力。假如能達到這個目的，就是在「和」的方式中得到「勝利」。共產黨的算盤則是要在「和」中取得政權（即參加聯合政府），再圖第二步的發展。但是共產黨也不怕戰爭。一則是為了黨的生存，絕無放下武力之意，——至少是絕無在未得到安全可靠保證以前放下武力之意。二則陣地戰即使打不過國民黨，遊擊戰是他們的本行和拿手，他們可以化整為零，擊東擊西，到處滲入，弄得

你當政的國民黨，顧此失彼，疲於奔命；弄得你精疲力盡，元神虛脫，結果是一個政權大崩潰。打勝仗不一定有把握，但是把國民黨拖到垮台，這一點把握他們是有的，所以他們能「和」最好，但亦不畏「戰」。

主與主 局動盪不安的

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雙方的內部，都不是單一的；此種情形，在國民黨為尤甚。國民黨裏面的左派及比較傾向自由民主的份子都贊成「和」。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實際負責人，也都傾向「和」。他們深切瞭解今日國內政治及經濟各方面所潛伏的危機，認為



大局如再惡化下去，前途的變化，不堪想像。黨務方面的負責人，認為國共妥協的結果，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必然低落，他們在感情上，必然不願和共產黨妥協合作；當然其中更牽涉到他們自身的利害。軍人方面，也都傾向出於一戰。

**理性與感情**  
我們觀察今日國民黨處置當前的局勢，至少有兩點可以一說。第一，理性與感情已失去平衡，而成爲了一面倒的趨勢，就理知言，今日中國絕不能再有內戰。抗戰中，我們一直是打敗仗的，從東海之濱一直敗到貴州邊境，總算國家洪福，託人之庇，名義

上算贏得了「勝利」。這是我們從一百年的弱國變成強國的一個機會，也是從被剝削的殖民地地位變成自主自營的國家的一個機會。且不說看今日國際的風雲，應當如何替來日打算打算，就祇說日本，他的勢將再起，必爲題中應有之義，我們絕對大意不得，糊塗不得。國內的人民需要休養，需要和平，在心理上是如此，在實際的生活上也是如此。執政當局，若憑良心說話，亦將無一人能赤裸裸地承認今日國家的局面還經得起內戰，然而在各種自私的觀點下，竟不能稍退一己的利害，而替國家作久遠的打算。但是政治上的人物

若祇憑藉感情，國家的政治如何能上軌道？

**瞞與蒙**  
次，今日中樞當局，對於國內各方面的形勢，未必能有透澈而直接的明瞭。據說有人報告當局，即使發動大規模的內戰，經濟尚可維持兩年。有識之士，久已憂慮今日中國的財政的經濟的危機之深，焉能再經得起兩年的大規模的破壞？軍事上各單位的負責人，於召見晉謁時，爲了迎合當道的意思，亦均作「勝利」不成問題的報告。遂使戰爭的傾向愈來愈趨過了「和平」。

人呢？雖然他們的根本出發點倒頭講來還是爲了美國的利益，但是能有一個統一和平民主自由的中國，畢竟亦是中國及其人民之福。可是上山下山，也弄得焦頭爛額，狼狽不堪；那位赫赫一世的歷史英雄，在中國顯然不免要大敗而歸。和平談判，最初是先談主要的問題，不談次要的問題，因爲主要的問題，若能解決，次要的自可迎刃而解。可是談不通。於是改變方式：先談最緊急的問題，再談次要的問題；最緊急的問題自然是停戰。也是談不通。現在，到拋開軍事不談，祇談政治問題，在政治問題裏，各種基本問題亦拋

開不談，先談政府改組。美國人住在南京，不能沒有事做，於是甲路走不通，改走乙路；乙路走不得，改走丙路，美國人總想走通一條路。當局對於美國，不能不敷衍，於是你要換一條路走，就同意換一個題目談，好在推兩個談判的代表，人有的。現在是雙方都在預備打，一面則敷衍着美國人在談。在「談」裏面拖，雙方都以爲拖與自己有利。國民黨想拖到十一月召開國民大會，共產黨則「拖就拖吧」，不拒絕無限期

的拖下去。此外還有一種傳說，謂共產黨方面有意使馬歇爾的調處陷於失敗，以削弱美國在遠東的聲譽，然後

造美蘇英同時干預中國的局面，由此獲致妥協之路。

**政府的改組**  
最近國共雙方又在談政府改組問題，但是在敷衍了講，還是在敷衍美國人的。政府改組，一方面是名額問題，一方面是人選問題。通常以爲名額問題決定了，人選由各黨派自己推薦，可無問題。事實上，人選也有問題。在民主同盟裏，國民黨所歡迎的是張君勱和黃炎培二人，共產黨方面，國民黨比較歡迎的是周恩來，董必武及葉劍英幾位。其實對於共產黨，還有什麼選擇呢？然而在國民黨心中，亦尚有若干好惡之感。

政府改組問題的談判，在目前的大局之下，恐很難有結果，但是至少，假若沒有結果，國民黨對美國人可以交代得過：「不，我不開放政權，是他們不來呀！」

今天烽烟遍地，戰火瀾漫，自相殘殺的活動在繼續擴大着，而在南京城裏的幾個會客室中，還有些衣冠楚楚的人在禮貌地談判。歷史常常是富於悲劇性的，而人生社會上則充滿着許多悲喜的丑劇。

**調的人**  
於那些美國調

歡迎投稿  
觀察通信

歡迎投稿  
觀察通信

# 中美農業合作談

## 赫契生·穆懿爾的中國農業觀

### 鄒秉文·沈宗瀚 十年來屋頂花園式的農業試驗全盤失敗 不顧現實的農業政策徒然浪費國家公帑

本刊特約記者 徐 盈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員）蔣主席與杜魯門大月中交換了中美農業合作的文告以後，中美農林技術合作團員相互推薦產生了。美方團長是六三老人赫契生，世界知名

的育種學家，現為加州大學副校長兼農學院長。副團長是在華十五年的穆懿爾，是美政府的亞洲農業司長，曾任山西銘賢學校農科主任。中國的團長是三十年來為農業努力中華農學會理事長鄒秉文，

代理團長為中央農業實驗所副所長沈宗瀚。

「這是劃時代的一件大事，三十年來未完成的農業政策，要由這個機構來擬定。好比一個棋盤畫定，才能談到棋子，才能談到棋子的走動。」

有過長談，預祝他們能够順利完成任務，與當真能够產生一個令人滿意的報告。

當這個團體方才到上海時，代表中國農村經濟的研

性集團的領導者。赫契生說他在七月二十二日的京

「美國朋友一向很看重這個問題，爲什麼美國專家，防

我不好意思再追問，羅氏也是美國國務院特派來的特別使者，我只好說：「這是中國人民的熱望。」

「你喜歡華萊士和他的農業政策嗎？」

他將是美方作報告的主稿人。沈宗瀚氏是實際負責的一位，這位小麥改良專家在技術上對人民生活有了貢獻。當鄒秉文團長不在國內和團體不能在一起的時候，一切的担子是在他的雙肩上。他從東北回來曾約我長談，這位江南人民嘆息東北破壞的慘巨，但東北的農業不怕旱，不用肥，「今年可能又是一個大豐年」，他張大了嘴，充滿了驚嘆號。

「你是不是同意金陵大學教授布克博士的土地利用的分析呢？」

我對穆懿爾的觀感就比較赫契生好得多，因爲他很清楚地開頭就對我說道：

我想問他們和油商兼軍官的鮑萊調查團有沒有同樣的地方，在東北是否有人聚集了鮑萊所調查以外的資料。我想，他是不會回答的。但令人驚異的是在北平招待

這位加州的老翁輕輕地說：「我同意那原則。」

「中國是中國，美國是美國，不能要求中國也有一個美國的農部。」

我問：「你們的政府有什麼反響？」

「美國朋友一向很看重這個問題，爲什麼美國專家，防

赫契生一本正經地答道：「我的中國知識不窮。」

我進一步地問他另一個知識的問題

記者會席上，美記者斯帝爾一再追問，農林技術合作團對於蘇聯却沒有露出一個字的批評。

八月十七日他

們從東北回來，我們問他們對於東北和華北看過了之後，究有什麼建議？對於日本人在東北的軍事政治經濟一元化的單位建設有沒有徹底的認識？華北的植棉，或植糧是一個政治問題（中國方面的兩位團員，一位就是廿六年的植棉專家，另一位則是植糧專家。）美國的團員又是作如何的看法？

對於他們的答覆，我個人却感到一種直覺的不滿，他們却像瞎子摸象，未能洞悉全貌。鄒秉文團長說：

「我們只能作

絕對不會錯的建議。譬如東北主公嶺農業試驗場破壞了，是不是應當恢復？恢復了是不是對於農業生產有好處？毫無疑問是的，我們作這樣的建議。盤山日本人電氣灌溉的水稻區域三十萬畝，如今日本人走了，韓國人走了，剩了六萬畝，荒了二十四萬畝，這墾植工作應不應當繼續，應當繼續是不會錯的，這又是我們的建議。」

我却也忍耐不住要問，公主嶺農業試驗場能不能夠孤立地恢復？即使恢復了有多大的影響？三十年來中國屋頂花園式的農業試驗的失敗還不够深刻？再說日本人的省單位經濟建設

的省單位經濟建設

，美國人有沒有體會到？至於盤山的開闢稻田是殖民地式的，多少悲慘的故事存在這種開拓中，我們忍不忍心移內地的人民代替侵略者，不能以為黃人與紅人是一樣的，永遠是以奴隸代替奴隸？

對於華北的糧食問題，他說：「農民高興種什麼，就種什麼，我們不能加以限制！」

一個團體的金融兇使大家不能隨意發言，但鄒秉文氏的看法也實在出人意外。我追到鄒氏的住宅內，以懇切的聲音對他說：「鄒先生領導這個劃時代的團體，請你們多正視一些現實。不願現實的農業政策，時間

就會將他淘汰了，

只是為國家浪費外匯。你要劃一張棋盤，也得畫得正確，也得畫得實用。只從技術的眼光，很少能得到良好結論的。」

赫契生還舉了

一個很滑稽的例子，「東北的高粱由於農業試驗場沒有了，害蟲藥劑缺乏，今年收穫要減少百分之十。」我跟着追問道：

「東北各鐵路

線兩旁不准種高粱與長糧食，又要減少百分之幾十，是不是比前者還多？」我們絕不敢輕視專家，但怕專家在鑽牛角尖。以那點小天地為海洋一樣地廣闊。這一次如果失敗，真是時代的悲劇。

（九月一日）

# 「國家資本」考驗中

## 錢昌照的担負

十五年辛勤·二萬名幹部

不樂觀的想·祇積極的做

本刊特約記者

（本刊特約北平通信）「將國家資本叫作官僚資本是一種最大的污蔑」，從事創造國家資本十五年的資源委員會主任委員錢昌照瞪着眼睛張大了嘴說道：

「我們這些人

都是決定要作一輩子的。我們這些廠礦中國應當沒有勞資問題，因為彼此都是公務員，同時也一律都是公僕。我們自己沒有一文錢在我們的事業中間；過去沒有，將來也不會有的。我們

所有的贏利都交到國庫。自然，我們中間多半是重工業，是賠錢的，但是我們不能不希望它能慢慢自給自足，能為國家減省一文錢便是一文錢。」

他更激昂地把

前言加以解釋道：「我們為什麼要辦這樣工礦事業，是不是在與民爭利？有一位外國朋友，他給我的答覆，我認為最是珍貴。他說不論就任何方面看來，這一些事業都是不易維持的，而且在四五年

諒解。」

從二十年起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及二十五年七月中改稱的資源委員會，到如今已是十五個年頭了。這個從事十五年國營事業的錢昌照，很以外邊的批評他們「勤勤懇懇，乾乾淨淨」為安慰。他說：「翁文灝先生和我向來有『公心』，有一點貪污，我們便無法見諒於同人。」這位翁前主委因為經濟行政不容於二中全会，決心辭去領導者的任務，但他却還兼任中國石油公司總經理，甘為資委會中間執行業務的一員；用五加侖汽油而得向資委會一樣使用呈文。這才是重工業精神。而且一萬八千幹部中間，百分之五十八是大學

畢業生，作長官的只要有一點優越處就得準備有話來說明，不然就難逃小同事的「民主的批評」。他們希望以此領導那上下二十萬人的團體不落伍，不官僚化。

資委會在不聲不響中，今天正走到第三個難關的大門前。第一關難關，是在二十七年十月由南京撤退到武漢。大家都以為軍事時候不必要建設了，資委會一度就要被裁撤。可是跟着對美對蘇易貨了，除了農產品之外，還要礦產品，資委會內遷了大批存貨，於是又慢慢地受到重視了。又一次難關是三十一年湘桂大撤退，中南及東南區的工廠事業全部毀滅了。

資委會也把大的電工廠及礦場都失掉，於是連平日最為友誼的一些銀行都不能不來個通知，要求提前還本付息了。資委會的主持人一方面撫輯流亡，一方面運用了一筆資金提前來還賬，當債主們拿到手時，却都慚愧起來。而且主事者更不憚辛勞，約期到了，即便在不辦公的星期日，也必依約送到。這種「信用」奠定了今日擴大借款的前奏，以便走上第三個難關，——在內戰時候，設法打定國營工業的基礎。

許容易，如何維持，才是困難」。我猜不出今日的經常支出是多少，但就東北國營工廠單一個月的維持費一萬五千萬流通券（約合國幣二十萬萬元），來估計，全國的國營工廠維持費每月至少要八千萬萬元至一百萬萬左右，而流動資金尚不在內。這些重而硬的「傢伙」，每月都有虧空必需貼補，為維持工業運行上的真空，而經濟上所存在的赤字，又當如何彌補？這個大變動拖着錢昌照不得不出來再作一次通盤的調整，與其說是擴大，不如說是縮小，與其說是刺激生產，不如說是維持存在。以一個國營工廠最高

負責人在勝利一年後，正式到東北接收敵人的經營六十年來的煤鐵事業，他在某一種的心情下，嘴角上不由得要掛着苦笑。

在華北的一週內，他看到冀刀電力公司把日人未完成的電廠中二分之一的電力開車，使總數上加增了一萬瓦。他看到華北鐵鋼公司在裝修中，用組織的工人代替警察，自己保衛自己。他看到華北水泥公司在鄉村包圍的小城鎮上，煙筒又冒烟了。他看到電工器材廠接收的七八個小工廠連成一片，他看到天津化學公司在官民兩大事業中的夾縫（即指民營久大公司及財政部天津鹽業公司而言），決定

了他們建立新廠的計劃，以求殺出一條新路。工程師在內戰的第一線上天天在乞禱和平，即便是這樣拖下去也會毀滅，何況是真正的兄弟廝殺的流血戰爭。

「十五年來的教訓，我們不會失敗了，如果失敗，一定會失敗在管理上。」

錢昌照指出，到今天，技術人員及管理人員之間多少還存有一些歧視。「我們不懂要專家，我們還要通才，只有通才乃是優秀的管理人才。專家我們可以從外國來聘，但管理人才必須我們自己訓練。」

他們知道一個技術家要有本身技術以外的更多休養，要不斷地去求知，隨時隨地來充實自己，要保持更多的趣味。這樣的人才負起將來更重要的担子。

「十月一日資源委員按新組織法改組，政府把它的地位提高到與各部並列，並且勵行企業化，以專人負責業，這樣便可以不必小事都要到會來請示，而且會內也不必為小事分心。我甯願意造成尾大不掉，也不願意頭重腳輕的。」

現在這一行人已到了山海關外了，他們要把日本六十年來的侵略資本「的旗幟下。國家資本是不是官僚資本，時間與事實會作最有力的考驗。一個十五年的努力，不會再是一張白紙了。

資源委員會進步了，錢昌照個人的認識也進步了，



# 論排場戲

陳瘦竹

近幾年來，後方戲劇運動異常活躍，每次演出歷時之久，觀衆人數之多，遠非戰前所能望其項背，這自然是一種好現象。但是，假如我們稍一追究其內容，從量的方面研究到質的方面，則覺其中含有一種危機，即過於偏重營業。當然，除非戲劇事業能像其他文化教育事業一樣，純由政府統籌辦理，否則，總不免多少含有商業意味。在目前情形之下，戲劇倘不注意營業，便難以繼續其活動。但是，營業祇是戲劇活動之手段，並非戲劇活動之目的。凡是從事戲劇藝術的人，應該具有崇高的理想，偉大的胸襟，超出一般世俗人所謂的名利觀念。戲劇不僅供人娛樂，還要給人啓示。假如從事戲劇的人，過分重視營業，純將戲劇藝術活動看作一種商業行爲，那就不得不降低藝術水準，隨處迎合觀衆的低級趣味。目前多數觀衆，未曾受過藝術薰陶，至少還未曾領會到在欣賞真正偉大藝術品時那種心靈的顫動，那種至高的喜悅，所以幾乎還像兒童一樣幼稚，

愛看熱鬧，愛看排場，愛看把戲。戲劇雖爲觀衆而作，不能不顧及觀衆的興趣，但是從事戲劇的人却有提高觀衆趣味的責任，應該隨時隨地的教育觀衆，啓發觀衆，不應該讓觀衆的趣味永遠停留在那樣幼稚的階段。而目前從事戲劇的人，彷彿有一傾向，務以迎合觀衆爲能事，就觀衆愛熱鬧愛排場愛把戲的嗜好，在戲劇中大耍花樣，大耍噱頭，耍服裝，耍燈光，耍道具，耍佈景。這種戲劇，表面看來，誠然五光十色，洋洋大觀，但是看過之後，轉眼成空，未曾在觀衆腦子裏留下半點痕跡。這種戲劇，只能給人以感官的刺激，不能打動人的靈魂，但因正合目前多數觀衆的脾胃，所以生意興隆，隨時客滿。年來所謂歷史劇，頗爲盛行，營業亦復不惡，推原其故，並非因爲其中真有「戲劇」，而是因爲其中服裝排場等等，新奇奪目，所以觀衆趨之若鶩。近年戲劇活動，無異一種投資，假如能在服裝排場方面多花本錢，不愁沒有利息。在此情形之下，編劇藝術

以及表演藝術，幾無用武之地。江蘇俗語，稱專講表面者爲「外排場」；現在姑且借用這個名詞，將那內容貧乏而藉服裝佈景以吸引觀衆的戲劇，稱爲「排場戲」(The Spectacular Play)，以示與真正戲劇(The Drama)有別。

戲劇之所以成爲藝術，亦像其他藝術一樣，全在其具有獨立的生命，而戲劇生命之真諦，全在一個(動)(The dynamic)字。戲劇中的人物，無論出於主動，或者由於被動，總是隨時隨地和环境或和自身在矛盾中在衝突中，他們奮鬥，他們受難，無論成功失敗，他們的生命永遠是在動着。所謂戲劇，便是他們的生命在和環境或自身衝擊時所發出的波瀾或是浪花。衝擊愈猛烈，那波瀾那浪花亦愈壯觀；換言之，那戲劇亦愈偉大。劇作家所描寫的和演員所扮演的那一段人生故事，無論是外表的或是內心的，都是在動着，進展着，使觀衆目擊之後，心靈上亦引起顫動，感到活潑豐富的人生意味。戲劇像其他藝術一樣，在使觀衆睜開眼睛，去看那更熱烈的更深刻的，甚至更微妙的人生現象。戲劇的創作和欣賞，其趣味均集中在動的人物和動的事件上面。所以歷來劇評家，都稱「動作」爲戲劇的靈魂。至於服裝道具佈景燈光之類，不過是戲劇的陪襯，並非主體，藉以補助其不足而已。在舞台藝術尚未發達的希臘劇場以及伊利薩伯時代劇場中，同樣演出偉大的戲劇，這些歷史事實，實在值得我們注意。

上述看法，其實並非個人創見，二千二百餘年前，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早已獨具隻眼，說得異常精闢。亞里士多德根據其研究希臘戲劇之心

得，會謂悲劇中包含故事、人物、語言、思想、排場、歌曲六大要素，而其中以排場(Orchestra)為最次要。他說：『排場本身，雖自有其感情的吸引力，但在一切要素中，却是最缺乏藝術成分，且與詩之藝術無關。蓋我們深知，悲劇即使沒有演出與演員之助，我們仍可感覺悲劇的力量。再則，五花八門的排場所產生的效果，繫乎舞台匠人的技術者多，繫乎戲劇詩人的藝術者少。』(見『詩學』第六章末段)，此處亞里士多德所謂五花八門的排場，大約係指服裝，佈景，道具以及歌隊的場面及其舞蹈姿態而言，因希臘戲劇均在白日演出，亞里士多德當然尚未想到燈光在舞台上的妙用。

我們並不否認舞台技術在戲劇藝術中的重要性，但是我們却不同意於像戈登·克雷那樣的看法，認為舞台技術幾乎就是戲劇藝術。戲劇的效果，應該從戲劇本身產生出來，而不應求之於五花八門的排場。各種排場，在適當的運用之下，誠然足以襯托出戲劇來，好比美人梳妝打扮之後，益增其妍，但是各種排場到底並非戲劇本身，所以單靠排場來吸引觀眾，實是一種錯誤。

誰都知道愛斯基羅斯是希臘的大悲劇家，其實，他還是當時的名導演和大設計家。據說他的三聯劇『奧雷西亞』(The Oresteia)的第三部『復仇神』(Eumenides)演出時，他曾為三位復仇女神(Furies)的化裝，獨出心裁，設計一套新花樣。復仇女神身披黑色長袍，頭髮盤曲如蛇，臉上塗滿血跡。據說，這種景象，實在過於可怕，多數觀眾不敢正視，竟使兒童暈絕，婦女小產云云。希臘悲劇的效果，縱如亞里士多德所

說，在於喚起憐憫恐怖之情，然而像愛斯基羅斯這樣，憑這可怕景象，使觀眾驚怖，當然並不正確。亞里士多德在『詩學』第十四章首段，即對此表示異議。他說：

『利用各種排場，誠然可以喚起憐憫與恐怖；而劇本的內在結構，亦可喚起憐憫與恐怖，但在這兩種方法之中，以後一法較為優良，足證該劇詩人亦較勝一籌。所以故事的結構，務必使人雖未目擊各種排場各種景象，而僅耳聞這個故事，心上亦能充滿着憐憫和恐怖。我們聽到窩狄浦王故事時，所得印象，正是如此。但僅用各種排場所產生這種效果，却是並不足取，因為那種方法，藝術成分較少，而且完全依靠物質的幫助。所以，利用各種排場各種景象，其實並不能產生恐怖之情，只是造成一種鬼怪之感，故凡利用這種方法的人，可謂完全不知悲劇之目的何在；因為我們除悲劇本身的快感而外，不應要求其他各種快感。悲劇詩人所給予我們的快感，既然必須從表現憐憫與恐怖的情節中得來，則此快感必須藉劇情而發生，乃屬顯然之事。』

我們認為戲劇給予觀眾的正常效果，必須來自戲劇本身，不可依靠外力，這點古來已有定評。戲劇的作用，自羅馬批評家霍瑞思(Horace)以來，娛樂教訓並重，近代如美國劇評家克拉克(B. H. Clark)等甚至特別着重娛樂作用；我們當然並不否認戲劇的第一作用在於娛樂觀眾，但是戲劇的娛樂方式，必然異乎其他娛樂方式，否則，戲劇藝術便無獨立存在價值。歐洲中古時期，戲劇生命全靠跑碼頭的演員來維持。當時的演戲形同江湖賣藝，以翻筋斗走繩索為能事，但是

這個時期，歐洲戲劇藝術史上最黑暗的時期，我們決不能以此代表一切戲劇，甚至認為戲劇就是江湖賣藝。戲劇的娛樂，還在犬馬聲色之外，不僅能夠滿足觀眾感官上的要求，而且必須滿足觀眾心靈上的渴望。劇場異乎馬戲場，僅以各種排場各種景象，例如奇裝異服，機關佈景等等，我們不妨武斷說，那不是戲劇。

劇場是一個又聽又看的地方，聽看二者，缺一不可。看可以開眼界，聽足以擴心境。法國新古典派悲劇的錯誤，則在過於重視聽的成分，幾乎漠視看的成分，其後即由雨果領導的浪漫派戲劇以矯其弊。莎士比亞的戲劇所以偉大，無非因為其中有可看的，有可聽的。近代的象徵派戲劇，甚至超過物質的具體的世界而表現心靈的神祕的世界，除可看可聽的成分，還要叫觀眾去感覺。所以我們若將戲劇僅留作可看的活動，那是一種大錯。尤其因為近來電影發達之後，戲劇更不應該片面的向看的成分上發展。電影可以表現出在舞台上所不能表現的一切排場一切景象，所以戲劇家無法在這方面爭勝。戲劇家非但無法爭勝，且亦毫無理由在這方面爭勝。戲劇異乎電影，自有其生存價值，因為戲劇是同時供人看供人聽的。

近年排場戲之所以盛行一時，自有其主觀的與客觀的原因，而抗戰期間以及戰後今日的經濟病態，強迫一切從事戲劇的人自甘降底其藝術水準，或許為一重大原因。但是，我們惟恐這種風氣養成之後，竟使一般人對於戲劇發生誤解，乃作此短文以辨正。

只水於則了南第月月準四 南女，場  
有路是申。川中底中備月 京們現上  
四復留請多湘學，句復底中四回在九流  
千員不著數幾大西就員開大牌到帶年浪  
餘來學緩的條部北放，始的樓他着在重  
人京校期川公由和了學復了南一中央慶沙  
了急同籍路西西假校。員。故軍大  
。師待京同返北南。在為是 居軍大  
生由。學鄉西籍四四着在 ！兒學坪

# 到回大中 京南了

粵 思



尾頁

本頁  
內容

- 。表發頁本在記後輯編 (1)
- ，信通的者編、者讀、者作 (2)
- 。表發頁本在
- 的雅大傷無點一概轉或刊酌 (3)
- 。胃口的者靈劑調以，文短

## 車 纜 山 廬

云文遊湖主議。助費勞即一宋  
。斥覽家天；一六已矣可年子  
之機歷益于廬，定此用完氏之  
謂？待世二山餘十項此成之  
此隔舉報十與由二計新。蒞廬  
日，肇六建地備式明枯山  
以爲，何政年機方元，工年，轉  
政南獨。興車興，極具登已建  
府京懸擊。人款罷免避望車  
之中。其時前投由大除暴實計  
一决于甚時前投由大除暴實計  
建日力羅卸資中，跋遊現制  
設報山，隆有云央開山客，  
。著之謂基此云補經之，定

瓦聯令八走運分但日的員  
氏合給日掉，配是五預開  
，辦電，一直和由月計始五  
說事慶蔣千到于于底，。月  
是處中主餘六頓船就中當初  
川中央席人月軍船要大時，  
江任黨一。初火均完的教水  
復朱政道六滯的不成復育路  
員紹軍手月只搶狗。員部復

待開，了 下才請盡生的交都 情。也方現錢了份員在教裏個沒 得每息專航  
復放川， 來把示量們朱涉有 境在無面在早。的，五育都月法 目個震運運  
員，江說蔣。同蔣想動紹，同接下這力因還已學公學月部後的再但證師動川要停  
的以復是主。學生辦起其賦學憑怎種再爲走花生費校底老有，在是口生了權下  
生配員七席。們席法來氏有代幾麼進爲經不光們都把就早了大重，拿發六可答錢家慶同。大家學。月  
。搭航月的。的，，儒表天辦退學濟成，拿發六可答錢家慶同。大家學。月  
然後運一覆。火這進他恐將去，呢維生困。結到給七之應，的這學。家  
而方部日電 氣樣馬答怕風進每？谷壘難學果這學兩成中因荷留們 部校？  
懷急份起 冷，上學度成天 的款，校到筆生月復大爲也兩是 急，消以

## 事遺知行陶

可女，子衣手陶 老走，氏血  
？子竟剛冠持赴 牌，其爲逝  
侍不仰。不兩大陶發明地中世陶  
者着然旋正余光氏青年位國，行  
語讓入有。明去家照實教時，  
塞可。一罪購電世。今遠育賢子  
，觀陶摩，票影前之年在家悼七  
終電氏登拒後院有上的一中之月  
納影因太不，一。機今之。二  
之，實太納侍赤緘。走年有平十  
。而侍，。者脚事。的。去造而日  
(光)子：不氏其布某 的那年精論以  
獨何着退犯廢日 些的，隨  
不以讓立一，， 一樣者陶澄

着，(舊九 懷投 禁已時育重天，大個 個復千，循師 了大開結連着  
一貫，地年 抱入 面還候員慶！一家月 段員餘除來着生。復始果十焦  
幃串寬重前校。了到 露算，生，一復難來到落是生緩南江分批一 員，從天急  
一在闊遊沒舍 一了×徽是大在還然自然的了。暫外期京，配一 又活度月不情  
幃。而有的 個南×了運卻江。一難在員京。告中京。過船。的滯十再同  
的內柏人兩完 新南×丁運卻江。一難在員京。告中京。過船。的滯十再同  
西，油這樣整 環，。兒感興萬想如概經回 告中京。過船。的滯十再同  
式連馬樣(， 境大× 而到嘆多到上嘆過順 了大的現三位中  
樓接路說誠和 的家 不自的教在背着， 一兩在峽，大 績中日。們

走京 交差生運涉然，書困 可在住就在無因達其再擁國個西八京 乘，梧房  
了西 涉了公到，和沒儀難 以建滿把住法此到登加有難暴遷百西 涼濃桐。  
圖運九可，司。要民有器，因 毀造了所校容，一屬上五財發期多遷九，隆，馬  
書的年以誰能但在生鴻澤四爲工。預新的三的有三工授餘，般，學現時他生候，以，深旁  
和時前不敢船在十公來滯千復。計的宿千，的千管，學現時他生候，以，深旁  
儀候，落擔隻日月司。留餘員 十房舍餘單房餘，職生在發卻，中，避既綠的  
器，中空保都前底打校在箱運 月舍教師只舍人總員了他了像但只大雨可茂法  
其帶離？頂拉民前交難慶團的 底正室生現是。共及。已一一在有離。以密國

暑勿子在。(，爲寄月安  
級似文于惟五適一上平  
無前此此月值觀一日吾  
甚說，稿六此察人出弟  
妨明亦題日閱一的刊：選  
礙原頗日(正而控)子發  
兄。爲願其大後報；與時各  
光順一其大後報；與時各  
且問觀能，又素一物間信  
手啓 察取兄經稿觀的上均  
而更爲海巫一制從到  
作廣文之，既一容。  
，大化一途延一，一  
再之間再先至稿亦觀  
刊讀題生交九。其察  
一衆微一其月此好一  
次：結轉揭創稿。改  
，如端載登刊原茲九

寫構文，太食立時職安  
點如早枯的紀間，平  
文何日題錄國念；終兄  
章，送目，際，遺日： 一  
，可徐請並分放兄允疊  
弟均以部多略配假讀忙次  
之在作長不長一貫，連信  
邁貴爲一便，一日，連信  
頓刊我看，但文，是想均  
首發請，敬此，竟應設收  
表兄如乞類寄一當法到  
。轉排鑒文上日的寫。弟  
七即寄印諒章教之。一弟  
月請的太。是正功昨文近  
五撰。遲我我。寫爲命一  
日安將，很所此寫爲命一  
華盛 來請想能文成美，人  
頓 多一此的許權獨無數

作者 · 讀者 · 編者

趨府的一些材存人東規是在學他  
收派校選和留宣亞換敢得中校均  
因一來具連鎖着佈第之人很間裏用  
此了的設同絲大投一大的好，具  
，。接備着床批評，陸。敵在設  
收，一，的之所會軍因人淪備  
大都切然醫後以破醫爲把隔都  
員給中而藥，在醫院這它的留  
一政大這器還敵爲，裏保八在

緊，都月 構的京活的 ；着空同  
張俾希一 神荒的過同 ；在空來的  
而得望日校食涼文得學現。 訂的的  
熱早它開方繼，化非有在 製，時  
烈日能學預的大又常干， 鐵學，候  
的開成，定恐家像沉餘住 床，當  
生始爲同在慌在沙寂人在 房，子  
活一事學十。盛漢，學 課局子  
。種真們一 受以兩生校 桌忙裏